讀書記疑

讀書記疑卷之六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史

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著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敘易及於伏羲神農黃帝家語記孔子答宰我問五帝德季康子問五帝及春秋內外傳於黃帝之後又有少昊顓頊帝嚳焉其見於經傳者如此自漢以來異同紛然史記依世本大戴禮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譙周應劭宋均皆同孔安國書序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皇甫謐帝王世紀孫氏註世本皆同至梁武帝以伏羲神農燧人爲三皇黃帝少昊帝嚳帝摯帝堯爲五帝唐司馬貞補史記以伏羲女媧神

農爲三皇宋胡五峯斷以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而胡雙湖又據秦博士天皇地皇人皇之議以爲三皇蘇氏古史則依孔序馬氏通考則依史記歷代不同莫有定論家語五帝德以黃帝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而末又有禹季康子問則以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爲五帝前人已知家語之僞不足據

帝王世紀云黃帝年百一十歲而綱目云壽百十一歲少昊在位八十年而綱目云在位八十四年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而綱目所載皆少一年歲帝嚳年百五歲而綱目云年九十九歲通考同世紀而顓頊七十九作七十八前編同綱目而帝嚳年仍作百五歲

禪通紀史皇氏倉帝名頡剏文字在太皡之前世本注云黃帝之時倉頡爲左史沮誦爲右史帝王世紀云黃帝垂

衣裳倉頡造文字然後書契始作外紀又云伏羲命朱襄造書契數語不同愚意書契之作代有更易如後世大篆小篆楷隸之分倉帝搦文字而伏羲時朱襄造之黃帝時倉頡又造之史皇左史同名者則或如兩夷羿兩有巢氏之例以善於其事而得其號耳無可疑者大抵文字之興必伏羲以前若謂始於黃帝則伏羲之易何以傳耶世紀之說恐未然也

黃帝作咸池之樂少昊作大淵之樂顓頊作承雲之樂帝嚳作九招之樂綱目載史記云帝嚳樂名曰六英與前編不同又前編云黃帝作承雲之樂名曰咸池顓頊作五基六英之樂名曰承雲則黃帝樂亦名承雲顓頊樂亦名六英重複參錯不可考也

帝王世紀云伏羲十五氏炎帝傳八帝以此推之黃帝少昊顓頊皆當傳世而世本史記所載譜系或未必其然也國語云少昊氏之衰左氏傳云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杜註皆其苗裔又傳云帝鴻氏有不才子杜註即黃帝而路史云嗣立之帝是爲帝鴻又緯書有元孫帝魁顓頊之後有孺帝命歷序云帝嚳傳十世據此數說則五帝皆傳世甚明蓋云少昊之衰必非一世而高陽氏距舜不遠高辛氏與堯爲親父子尤爲最近八元八愷不應遂言苗裔當必有數世是堯未必爲高辛之子堯未必爲高辛之子而謂高辛之祖少昊顓頊之祖黃帝益不足信矣緯書之言固多荒誕而其敘世次或未盡妄姑記所疑於此

外紀垂生伯夷又伯夷爲四岳皆未可信舜咨于四岳而後命伯夷則伯夷之非四岳明矣

史記云黄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而外紀於力牧之下添大山稽三字不知此爲一人耶二人耶綱目載此於立六相之下似以大山稽爲二人然外紀所云得六相者乃指風后太常蒼龍祝融大封后土六人不指此也綱目並載未詳帝王世紀載風后力牧二占甚鄙陋穿鑿可笑不知其何所本也

左傳郯子所言少昊氏官名甚古至太昊以龍名官炎帝以火名官黄帝以雲名官皆未詳其名今外紀所載諸官名如蒼龍赤龍大火西火之類殊鄙淺疑後人所撰也

經世紀命羲和於元載此據胡氏以甲子紀之例或未必

卽元載事也書曰乃命羲和乃者繼事之辭前編從經世未確而遂繫定閏於二載尤屬臆度不可從

龜歷歷草出通志史記而綱目係之五載此何據也今刪之

前編據莊子釋文堯六十載放驩兜殛鯀六十四載流共工六十六載竄三苗遂改六十爲七十而分係之又以左傳史克之言故提要書云七十載賓於四門流凶族去四字以就其說已屬臆度綱目從其例而仍云四凶族則愈不得通矣又放驩殛鯀綱目以爲七十一載流共工在七十五載皆較前編遲一載不知何據又南宋人皆以愼爲諱金仁山亦宋末人也綱目仍之則誤矣

十有二州自在禹治水之後然竟書云八十一載此何據

也故削去

前編所載多二年堯在位百年與世紀不合按書七十載舜登庸二十八載放勳殂落當以世紀爲正

殛鯀傳謂拘囚困苦之非殺也鄭康成註周禮廢以馭其罪云廢猶放也殛鯀於羽山是也但鯀死於羽山故洪範云鯀則殛死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史記亦云殛鯀於羽山以死可知殛之非殺矣前編一則云羽山之貶再則曰羽山之貶而於後舉禹之年又云鯀以七十載殛死至是禹三年之喪畢而舜舉之自相矛盾何歟

四岳爲堯老臣惜不見其名逼志以爲許由則以讓天下事附會之爾國語又謂其佐禹治水恐誤禹言暨益暨稷未嘗及四岳且舜之命官多咨四岳而後命則是元德重

望之臣不應下而爲禹佐也國語之說未可信孟子只言舜避堯之子而大紀遂有委政皐陶之說此臆度耳孔子曰舜五十而慕約畧之辭而前編載於堯九十載之下已爲拘泥至綱目遂大書云虞舜孝慕瞽瞍則益可笑矣

通志云堯封鯀爲崇伯使之治水夫方治水何以遽封之此非也鯀高陽氏之子想故有崇國而伯爵禹亦有伯禹之號則猶襲其爵也迨治水成功之後始改封於夏耳按舜有虞國禹故有崇國皆世嫡也與孟子匹夫而有天下之說又不合

臧孫云皐陶庭堅不祀忽諸杜註以庭堅爲皐陶竊疑其不然若果一人則臧孫不應並舉也路史又以皐陶爲大業而伯翳即其子尤不可信蓋以舜五人獨皐陶之後無

闕故作此附會耳

前編據虞夏傳繫賡歌於十四載鑿甚今不取又前編堯舜二紀於書外多取虞夏傳爲信金氏以伏生秦博士逮見古書故多取之然自戰國以來百家繁興多謬妄附會之言伏生生於其後其所述當亦採取諸家未必盡得其眞也

按洪範則禹敘九疇乃在治水之時非總師時也書大傳之言恐未然故側帝命二字其年則不可考矣

九鼎仁山從墨子說以爲夏啟所鑄而不知其鑄之歲年故敘於啟崩之下綱目仍係之禹當從綱目

前編稱子王子者乃王柏也仁山受業於其門故效公羊子沈子集註子程子之例綱目仍而書之誤矣

孔叢子載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又大戴記曰虞夏之歷建正於孟春蓋自夏以前皆以建寅爲歲首也至商而後更耳

黄帝之子元囂爲帝嚳之祖姬姓也青陽即少昊已姓也國語兩言青陽遂致疑誤史記以元囂爲青陽皇甫謐又以青陽幷元囂皆誤也索隱說明白但今本有誤字帝繫西陵氏之女產青陽而國語又云青陽方雷氏之甥則疑有兩青陽也大抵此等紀載多參錯不可細考姑存其概耳蒼林夷鼓皇甫謐以爲一人朱子經傳通解從其說

前編云堯在位百載舜在位四十八載因經世歷及紀年之文也書明云五十載陟方乃死而前編減二年註云書蓋自堯崩之後通數也書云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又云

三十在位則所云三十者乃合堯崩後三年數之當別有五十載可知堯以七十載舉舜又二十八載而崩舜以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載乃崩則堯在位九十八載舜在位五十載明甚前編於堯多二載於舜少二載誤也

堯以辛巳崩舜以甲申即位書孔傳云蓋以喪畢之明年即位此必有據禹以丁巳總師舜以癸酉崩丁巳者舜之三十有四載癸酉者舜之五十載也禹又以丙子即位以其年其事推之無不脗合張氏紀年金氏前編皆因經世以堯在位一百載故所推年數皆誤所云堯在位一百載者想因服喪二年通數之後因此誤謂堯卒於癸未又於舜在位之年除二載爲服喪故舜止得四十八載其誤甚矣

堯崩以辛巳歷壬午癸未則三年之喪畢矣故舜避當在此年而卽位則甲申也張氏紀年以甲申書服堯之喪乙酉書踐位丙戌書元載格于文祖夫自癸未至乙酉三年喪未畢也而遽書踐位則與孟子不合又乙酉旣踐位矣距堯崩已二年不稱元載至丙戌而後稱元載何歟又謂禪禹在丁巳則自丙戌至丁巳實三十二年與書不合乃謂自乙酉數之夫乙酉旣不稱元載而以丙戌始紀矣胡爲又以乙酉數之此皆張氏之誤而前編仍之過矣

書不總敘堯在位之年其曰朕在位七十載又命舜曰乃言厎可績三載又二十八載帝乃殂落通計之則在位百載或百一載也外紀堯年十六卽天子位則當百有十六歲或百有十七歲矣於舜曰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

陟方乃死三十在位通歷試二載攝位二十八載言之五十載陟方乃死則又通服喪三年言之故曰舜年百有十歲也史記曰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據此則堯立七十年又試舜二十年命舜攝者八年通計九十八年是去其在位之三年舜以六十一歲即位又三十九年而崩通計四十年是又去其即位之十年也試舜三載攝位二十八載五十載陟方乃死此皆書之明文而史敘次不合乖謬顯然索隱正義畧不致疑何與皇甫謐云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

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十八在位九十八年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九年壬午卽眞百歲癸卯崩此亦本之史記而又有不合其云甲申生甲辰卽位則年二十一而爲天子既與外紀相違而甲午徵舜則堯之五十一年甲午距甲寅二十年甲寅距辛巳又二十七年與史記皆不合矣蓋誤認堯紀凡二十八年在辟位之後不知此乃通得舜之年計之舜紀云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史之所載固分明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三當作五甲午距壬午凡四十九年則是九十九年卽眞亦非七十九年蓋此三十一年七十九年皆以舜之年計之非堯在位之年與上所云固參錯矣壬午距癸卯二十一年故曰百歲與史在位三十九年亦不合

舜之崩在癸酉而此云癸卯蓋先三十年舜之生在甲申
而此云甲子蓋又先二十年史記誤而皇甫則又誤之誤
矣今者前編據經世紀年以堯即位於甲辰得舜於癸丑
傳位於丙辰崩於癸未舜生於甲申即眞於丙戌崩於癸
酉以書考之皆合獨謂三十二載丁巳命禹三十三載戊
午禹總師此一節爲小誤舜所云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
蓋通堯崩之年數之如舜典五十載之例漢高帝即位五
年而詔云帝有天下十二年於茲蓋通數爲漢王之年亦
其證也舜之命禹實以三十一載丙辰次年丁巳禹乃受
命自丁巳以迄癸酉適十一年與孟子合紀年有疑於此
故以乙酉書踐位丁巳書命禹以還就之孔氏曰以喪畢
之明年即位乙酉尚未畢喪不得云踐位而丁巳實三十

二載與書所云終有不合前編蓋仍其說而未之深考也今但移命禹總師於三十一載之下而禹受命則書於三十二載則於書於孟子皆無不合而史記皇甫之說可無容辨矣

皐陶薨在二歲無明文特以孟子語合之史記而臆度之耳今去二歲字

大紀伯益歸政就國之說臆為之耳當删

蔡傳亦謂仲康卽位之次年征羲和但無明文可據傳又引唐志云日食在五年則自相矛盾矣今不取

通志載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不勝修德期年而有扈賓服此誤以啟事為相事也使相果如是豈至為浞所滅乎至竹書所載征畎夷黃夷之類則或有之是時夏已南遷

有窮方盛不憂心腹之蠹而爭門庭之寇以勞師於遠相
之不終於此可見矣
前編書三歲羿滅伯封羿滅伯封之年不可考是歲甲子
也故因以繫之蓋用胡氏之例凡事之不知其年者則槩
附於甲子歲之下後少康奔有虞亦同綱目仍其文而不
載其故將遺誤後人矣故悉刪之
公劉遷邠大紀據世表而係之少康之紀前編據漢書而
係之桀之紀今從前編其云二十二歲者亦以甲子紀也
今刪之
謚法至周始有桀與成皆以爲謚恐未然
大紀紀年聘伊尹皆在湯卽位之年而前編據史記係之
征葛之後按聘伊尹未必卽位之年然必在征葛之前史

記錯其先後當不足據今從大紀前編又載征葛於湯元祀孟子曰湯事葛若元祀而即伐之何以云事亦不足據也

五十一歲太史令終古出奔商此年據淮南子爲的餘皆無考故悉削之

湯踐天子位大紀三月之云以史記意之耳今不取

王至東郊論諸侯功罪史記三月之云未知十八歲之三月歟抑十九祀之三月歟故亦去之

前編係鑄幣於二十一祀未知何據

雍已按史止云殷道衰而大紀遂有王尸君位等語皆臆度耳

書序仲丁遷於囂本紀作遷於隞

史記云自仲丁以來諸弟子相爭代立比九世亂按自仲丁至陽甲適及九世而史記於仲丁崩之下始書國內亂其言無可疑者胡氏謂仲丁當作沃丁以九世爲立弟者九世非也

金仁山曰據漢書婁敬傳則古公遷岐下距伐商百有餘年當在廩辛之世據東漢書則古公遷岐當在武乙之時皆不可考大紀係之小乙之年下逮克商凡二百載亦以意度耳其云二十六祀亦以甲子紀也今去其二十六祀之云而仍其世

伐鬼方之年不可考金氏以經世圖是年值既濟遂以九三爻辭之云附會之而綱目仍其說甚可笑今正之

王祀於禰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雊前編以此事係之祖庚

之祀謂爲祀高宗者非金氏據史記然史記乃言祖已追敘高宗之事耳非如金氏所云也

竹書載季歷伐諸戎具有年數然皆在太丁之世蓋竹書載太丁年甚久與經世不合故前編以其年計之而係之帝乙之紀然不足據也故亦削之

前編所載紂辛八祀十一祀十二祀十三祀之云皆不載其所本未可據也今悉削之

漢儒以虞芮質成之年爲文王受命之元年自此九年而崩書亦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之語今據此從西伯戡黎逆數之則當在十二祀而前編書於十四祀又不知何據也

史記月名畢聚爾雅月在甲曰畢十一月爲辜則當爲畢辜非畢聚也索隱聚音娵娵訾也畢月雄也聚月雌也亦

不言爾雅之異周禮正月月辰在娵訾以娵訾爲娵是正月非十一月也爾雅正月爲娵此等處皆不可曉當闕之國語至於元月與爾雅合而他無所見疑是字誤或後來改之十二辰之次見於漢律歷志而星紀元枵娵訾降婁鶉火壽星大火析木皆見於左氏傳則不自漢始而其來已久然左氏所載多梓愼裨竈之語是亦星家言耳爾雅釋星有星紀元枵壽星大火析木娵訾降婁大梁鶉火而無實沈鶉首鶉尾又不明著十二次之名若以經傳所不載則歲陽歲名月陽月名皆經傳所無有而一一詳之何也此皆有不可曉者姑記於此

南軒先生與朱子書云編通鑑綱目極善以鄙見每事更採舊史尤佳恐通鑑亦有所缺遺耳見文集二十卷第十五書此南軒

先生亦有不滿於通鑑者而朱子亦每欲更定綱目而未及也

秦之并天下齊爲之也戰國之初魏爲强國及惠王時亦稍弱矣然元里之戰固陽之圍秦亦不能大得志於魏也至齊用孫臏再敗魏師殺龐涓虜太子申魏遂以不振秦因以其隙伐魏取河西上郡之地據中國之樞析天下之脊六國雖未亡而秦併天下之勢已成矣夫臏之於兵不可謂不精齊之用臏不可謂不明而亡國之本乃在於此故凡偏見一時之利而不顧久遠之謀者聖主之所必斥也

張儀愚弄懷王玩之於股掌之上而懷王卒不悟其身挫地削客死於秦宜也此時爲楚忠計者獨有一陳軫然軫

之言曰陰合而陽絶於齊若與吾地絶齊未晚是猶以地爲重而未審夫利害之實也軫知絶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地不知受地之後而絶齊則國亦孤秦又奚懼於孤國縱六百里之地可得秦獨不能伐以取之乎且受無故之地而輕絶與國之歡楚亦何以自立於天下哉及儀之詐已見而軫又欲賂秦以一名都與之併力而攻齊夫欺楚者秦也楚先絶齊又使勇士罵之齊卒未嘗出一甲以攻楚齊之於楚可謂無負矣而乃欲挾仇讐以攻之吾不知此師何名也且齊秦之交已合軫豈能以名都遂必秦之必盡力以攻齊乎游說之士但顧利害不計義理大率若此而軫之策於利害并有所未審故備論之

赧王十七年趙王封其弟爲平原君此惠文王也則平原

君於孝成王爲叔父矣後秦王遺孝成王書曰不得魏齊
吾不出王弟於關於前不合考史記平原君傳止云趙之
諸公子不言惠文王弟
安王十二年秦晉戰於武城十三年秦侵晉此時晉已三
分矣此晉字疑當作魏字又按安二十八年韓趙魏共廢
晉靖公爲家人而分其地則是時晉猶存也然微弱已甚
烏能興兵以與秦戰晉字誤無疑也
史記荆軻傳燕太子丹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少時與
丹驩按政以十三年卽位其歸秦在昭襄王五十六年時
方九歲耳未必有與丹驩之事也
呂不韋傳姬自匿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徐廣曰期十二月
也通鑑云期年而生子政本徐注按人十月生期而生政

何以知政爲呂氏之子也疑期非期年之期乃當生之期耳人生固以十月爲定期然或有過十餘日者或有少十餘日者亦不可以定子政之生於期必不足故以大期言之亦約畧之辭古人質實是以子楚爲姬所欺而不覺也若云期年則不合矣

漢書云冬至之時日在牽牛初度春分日在婁四度夏至日在東井二十一度秋分日在角十度天日行一度日起度端終度端與天同行而日退一度日在牽牛云云皆指分至之日而言也如冬至日在牽牛初度次日即在二度矣以日行言之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復舊處是日退一度以日道言之每三日半强而移一度夏至後自北而南冬至後自南而北冬至日道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夏

至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夏相去四十八度而春秋分日道正當其中日行之升沈以東西日道之往來以南北度之起則以日行而天體至圓縱橫經緯莫非一致故日道亦以度計也日行之度以二十八宿爲紀日道之度以極爲紀

王莽傳哀章一作衷章當從衷爲是哀字不記所出疑誤也通鑑三十九卷王莽使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考異曰袁紀作裒章今從范書按哀章獻銅匱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因自竄姓名哀字不祥必諱避之當從袁紀作裒爲是

元狩六年六月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六人分循郡國舉兼并之徒及守相爲吏有罪者按史記作舉兼并之徒及守

相爲吏者漢書吏作利註俱無明解通鑑增有罪二字未知所本攷武紀詔書有日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又日詳問隱處亡位及寃失職姦猾爲害野荒治苛者舉奏疑獨行之君子即史所云兼并之徒而姦猾爲害野荒治苛即通鑑所云守相爲吏有罪者也

史平準書專令上林三官鑄錢裴駰註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漢書食貨志無註按百官表水衡都尉掌上林苑有五丞屬官上林均輸御羞禁圃輯濯鍾官技巧六廄辨銅九官令丞又衡官水司空都水農倉又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長丞皆屬之則水衡屬官最多而裴註獨舉此三官不知所據也表又云初御羞上林衡官及鑄錢皆屬少府

似三官之云指御羞上林衡官爲有據而裴不言姑記以俟考又按水衡都尉所屬先云有五丞後又云九官令丞又云七官長丞皆屬焉後又云上林有八丞十二尉丞均輸四丞御羞兩丞都水三丞禁圃兩尉甘泉上林四丞其數不合豈五丞統領之而九官七官之屬皆分置耶此不可考矣又按九官之數則技巧六廐爲兩官顏注云太僕屬官有六廐而水衡又云六廐技巧官則技巧之徒供六廐者其官別屬水衡也據此則技巧六廐爲一官且當乙其文矣後表又云省技巧六廐官亦不言六廐一技巧未詳

范書光武在饒陽自稱邯鄲使者既駕去傳中人遙語門者閉之門長曰天下詎可知而閉長者乎遂得南出通鑑不載其語豈不信有此事乎考異亦無說

建武永平之際莎車王賢最爲雄長而卒死於窴之手可以爲疆不義之戒矣

郊祀志欒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畧而敢爲大言顏注美言

善爲甘美之言按美字句絶言字屬下句言其多方畧也顏注非是

漢昭帝始元五年詔曰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尙書未云有明此言通保傅傳孝經而論語尙書則未云有明也顏注以傳字句絶謂孝經論語尙書皆未有明非是蓋保傅傳孝經簡帙無多易於通究而論語尙書則非朝夕之功也是時昭帝年始十三故未能有明耳

食貨志王莽陿小漢家制度以爲疏闊顏注莽以漢家制度爲泰疏闊而更之令陿小此解非也莽正以漢家制度陿小故有疏闊欲爲廣大耳

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其語未明後云農夫一家挾五口治田百畮則每一人受田二十畝矣不知士

工商所受田比於農夫自耕穫之乎抑不爾也周禮有士田賈田賈田當即工商所受而註疏之解則不然農夫八口受田百畝五口乃當一人則所受亦甚少矣

董仲舒傳江都王問越有三仁仲舒以羞稱五伯對則固以句踐爲五伯也顏注無明解荀子以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爲五伯仲舒本此

棐與匪通朱子引顏注爲據然按顏注云棐讀與匪同不言棐即匪也幽通賦云實棐諶而相順注言惟誠是輔惟順是助則固以棐爲輔矣朱子言棐匪通其說當據大雅蕩之篇而所引顏注則偶記誤耳

禮樂志引賈疏如淳注六親父也子也從父昆弟也從祖昆弟也曾祖昆弟也族昆弟也賈傳應劭注六親父也母

也兄也弟也妻也子也兩注駁異而顏注無明說按老子六親不和然後有孝慈王弼注同應劭當以應爲得而賈疏後又云父子有禮六親有紀則父子乃在六親之外矣更當博考

食貨志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四語未得其解前云黨有序而鄉有庠則非庠序之外別有鄉學也下云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則少學乃諸侯之國學又不得更有國學也

令爲親屬此從漢志史令作有兩義俱通疑以史爲長以衞長公主妻之所謂令有親屬也以帝言之則爲親屬矣介使者權介其弟兵兩介字同解虞喜志林云介因也其訓爲是顏注前云介恃也後云介甲也皆非

蘇武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降字句絕言律知我必不降而必欲降我是明欲殺我令兩國相攻也顏注明字句絕非是

光武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按前云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則我字自屬邯鄲將帥下云吾聯應言我亦發之我字乃光武自指也賢註是日知錄駁之非也景丹傳言吾聯應云然此日知錄所據要當以紀爲正丹傳誤改也

光武至河北鄧禹即進說定天下之策馮異又言之光武皆深相然許而朱祜耿弇之言則陽拒之蓋禹異皆腹心而於祜弇不無所疑恐致漏洩耳故自渡河北即已貳於更始而力不能自立猶假其名直至破王郎悉定河北郡

縣乃始明與之貳范書於不就徵後云自是始貳於更始亦以其事迹言之而光武之於更始貳實不自此始也

苗曾陰敕諸郡不得應調恐亦文致之辭使曾果有疑蕭王之心吳漢以二十人至無終曾何爲出迎之乎且不應畧無所備也曾與順充輩雖無罪不得不除史家文致其罪耳

范書致僚屬致亦當作置劉氏謂此致字可不改非也

鄧禹承制遣使持節命隗囂爲西州大將軍胡註曰後之承制始此其實不然更始遣諸將皆承制如田況彭寵吳漢皆承制所命也光武於河北亦然

隗囂彭寵皆有功於漢而卒以反叛誅隗囂之叛成於王元彭寵之誅由於蒼頭子密王元子密皆當誅以謝囂與

寵而光武愛王元之降封子密以侯二者不能無憾焉

馬援槀葬域西按本傳域當作城通鑑誤

耿弇謚愍此不可解註以爲謚法在國遭憂曰愍時國有大喪故以謚弇言與國同戚也强解未合遭憂非遇喪之謂且漢制以日易月光武以去年二月崩至此已一歲餘矣君臣久已除服何得以此謚弇乎鄧禹亦以今年五月薨謚爲元則弇之謚愍應別有故而非在國遭憂之謂也臧宮亦以永平元年薨謚曰愍與弇同

明帝爲太子時嘗言交通北虜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其言爲是而班彪所上槀草謂不宜絕北虜者非也及卽位乃更受北匈奴之貢報其使鄭眾之諫正合帝前說而不見聽此不可解蓋以北匈奴彊暴不

息聊爲姑息之計欲以免目前之患而不知其不可也其後卒遣耿秉竇固伐北匈奴而南單于爲保塞者數十年則鄭衆之云不可易矣

章帝建初元年徵還班超超將發爲于寘所留更還疏勒擊破尉頭三年又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攻姑墨石城破之至五年始上疏請兵夫章帝罷都護戊已校尉詔徵超還蓋絶西域也超不從詔而以疏勒于寘故輒留未有不上疏自言其狀者不應遲至五年始請兵且并一不及自留之故其擊尉頭攻姑墨石城雖不煩中國之兵然亦必當自言於朝不應黙黙此皆范史疏畧而司馬公亦未之覺也

光武建武十九年幸南頓復田租歲劉氏曰歲上少一字

下二十年復濟陽六歲顯宗復元氏六歲則此當初復五歲增一歲則六歲與後事同矣是漏五字也按歲上必有脫字劉氏據後事疑脫五字通鑑作一歲通鑑不知所本當以劉氏為是南頓父老願復十歲一歲與十歲相去遠矣若果先止一歲則不應有十歲之請也

順帝時宦官之盛甚矣孫程以爭功遣就國而周舉說朱倀請留之此不可解尋舉前後所奏陳多毛舉細事而於內官外戚都不一及至顯親殿特賜策問而但言宜密敕州郡察彊宗大奸以時擒討此亞張綱所云豺狼當道安問狐狸與左雄李固所言較然殊矣梁商辟陳邑李固而臨沒獨稱周舉則舉之為人未可知也通鑑不載顯親殿之對而范史以周生徐鳳等並起為舉言之驗甚矣蔚宗之無識也通鑑刪之是矣 陽嘉三年旱災舉之對亦但言出後宮不御之

女除女官重膳之費後又言遠佞邪而專指司徒劉崎崎固庸人然佞邪有大於此者舉胡不指言之也張衡言威不可分德不可共勿使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言雖緩而意則切矣　通鑑載陽嘉三年之對而刪去司徒數語遂不見其本指攷本傳乃得之

順帝欲探籌以定皇后之選胡廣等諫止之遂立梁后余謂卜之於神或別有屬後來無梁冀之禍矣然梁本恭懷后之家又通經術有名未來之事不可預知此非廣之過但謂德鈞以年年鈞以貌則不可以爲訓也

張衡言圖讖之非經其言最明而又稱律歷卦候九宮風角之書齊固失矣而楚亦未爲得也

重問謂如王嘉之召詣廷尉翟方進之詣二千石雜問皆是也賢注謂大臣獄重故曰重問非是

冀殺呂放而推疑放之怨仇以放弟禹爲雒陽令使捕之

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則宗親賓客乃其怨仇之宗親賓客耳胡注謂陰使禹滅其兄之宗親賓客恐未然

周舉傳拜舉爲侍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馮羨等並守光祿大夫順帝紀遣侍中杜喬光祿大夫周舉守光祿大夫郭遵馮羨等以周舉爲光祿大夫與傳不合通鑑從傳按舉自侍中遷光祿勳乃授光祿大夫則傳爲確胡注引范書紀傳謂舉是時爲光祿大夫誤

山陽公之薨蜀漢論曰懿魏論曰獻司馬公以魏爲正故從魏論而後皆因之朱子既革司馬之失以蜀爲正宜改從懿隋煬帝亦唐論然不可以此例也

桓之亂極矣旣崩無嗣迎立之權在於竇武此撥亂反正之機顧信劉儵之說迎立靈帝遂以亡漢豈天厭漢德乎

何其悖也靈帝蓋好經書能文章故劉儵以此賢之不知

帝王之學不在此也

光明章和爲漢賢主然外戚之禍萌於孝章宦官之盛基於孝和不能無恨焉安順爲亂之始桓靈爲亂之終順少愈於安靈更甚於桓四君相繼大命以傾於獻則無譏矣

王聖女伯榮最爲寵驕及後從雁門乃聖及女永而無伯榮賢注胡注俱無明說按范書永壻梁嚴非伯榮也劉瓌以伯榮爲妻得襲兄護爵爲侯王聖敗貶爵爲亭侯則伯榮之不及者以瓌故耳

馬后言戒之在得正以封爵爲得願守此戒故不欲封爵親戚也賢注以得爲貪嗇非是

鄧后紀下意難問下意謂於經書自出意思難問也賢註

猶出氣氣字誤當作意

范書載獻穆曹皇后不與璽事畧與元后同通鑑以其事相類謂爲范史之誤且謂璽綬此時不在后所故刪余謂是時獻帝微弱已甚雖居帝位勢與凡民同其或置璽綬於后所未可知也若以事類元后而疑之事前後固有相同者烏得以意削之操之女有曹后正猶宣姜之有許穆夫人所謂出於秉彝不因世類者也

方望勸隗囂不應更始之召其識明矣乃與弓林共立定安公以致殺身此與隗囂亦不相遠也定安公長大不能名六畜乃孟子之流於聖公且遠不若而欲輔以成事不亦妄乎近來有援綱目帝在房州之例謂當黜王莽而以定安紀年疑綱目於此爲失是亦方望之見定安立本非

正并不得比於失地之君果若近人所言則孟子之勸齊梁以王眞爲無君而李泰伯之譏不爲過矣

更始少時結客報仇及後即位建立諸將與平定三輔俱有材畧其不從王匡張卬之策亦非庸庸者也特降樊崇依謝祿爲失死社稷之義耳帝王之興多驅除日月出矣爝火自息而必盡爲抹撥過矣

赤眉有樊崇而鄧禹自擇偏裨又有樊崇王莽臣有王匡而更始成國上公王匡古來同姓名者多矣然未有一時相遇者也莽使王匡守洛陽更始命王匡攻之以王匡攻王匡眞可一笑矣劉向在成帝時劉歆在王莽時而東漢初又有劉歆劉向向歆之名著於天下當無不知者且時又未遠而故襲之此不可解又同時有三李育隗囂初起殺莽纔戎大尹李育趙家大

蒙李育王卯又公孫述將李育蜀相李熊而魏郡大史亦名李熊

劉恭之爲更始者至矣後又爲之報殺謝祿而更始子鯉乃結客殺恭事之相反有至於此者可爲浩歎也

袁楊皆東京名族世爲上卿然袁非楊比也楊震以諫死秉賜皆危言正論僅而獲免彪亦能全節於亂世故孔文舉謂四世清德海內所瞻非虛言也袁氏惟安爲立節忤竇氏幾陷大禍其後湯逢周旋桓靈之朝尊官厚祿絕無建明且與中官相比以固寵榮厥後因紹術以致赤族雖其不幸夫亦有以致之矣

漢志南陽郡比陽縣比水所出廬江郡灊縣泚山泚水所出師古曰泚音比又布几反水經泚水出泚陽縣東北大胡山又泚水出廬江灊縣西南霍山東北按漢志無泚陽

縣泚當作泚泚傳寫誤耳蓋本作比後人加水因與盧江之泚相亂又俱訛作沘東漢東海王彊女封比陽公主通鑑作沘今范書皆作沘後人誤改惟東海王彊傳尚作比正字通於泚字下既並載南陽廬江兩水泚字下又並載之誤之甚矣

隗囂傳論回成喪而爲其議者或未聞焉成喪猶成敗回猶轉也言世多以成敗論人轉成敗而爲議論者世未之有其意謂隗囂不幸而敗也賢注回猶易也胡注回反也轉也皆未明晰

順帝之復位宦官之力也由是有寵參與政事然考之史十九侯無專政竊柄之跡且孫程等以懷表上殿爭功俱遣就國矣後雖召還而黃龍等九侯又以與宋娥交通復

遺就國矣其用事者則張防張昉曹騰孟賁曹節是帝之委任宦官初不以其復位爲有德也

順帝時三公有許敬龐參王龔俱名正直又拔用左雄周舉李固虞詡張喬徵聘樊英楊厚黃瓊郎顗法眞而陳蕃李膺陳球亦出於是時帝固非憒憒者也其於安帝爲愈矣然委信宦官授柄梁冀卒以致傾覆之禍後之人追原亡漢之由帝不能辭其責也 順帝非盡昏庸其於梁冀之惡當無不知之而顧授以重任此固因梁后之寵亦曹節輩積漸稱譽之力也明皇用高力士而李林甫安祿山因之以取將相遂以亡唐前後一轍可爲歎息矣

來歆父仲娶光武祖姑生歆按王遵以歆爲光武之外兄而歆女弟爲漢中王嘉妻嘉光武族兄也則所娶者乃光武之姑祖上疑脫從字或祖字衍賢注亦云光武之姑子

永平中四姓小侯樊郭陰馬也質帝本初時亦云四姓小侯則不知何指疑但言外戚小侯而史遂例以四姓加之其實無四姓也胡注此時蓋以梁氏入四姓陰竇諸后族衰廢者未必得與也其說恐未然靈帝時呂强疏亦云外戚四姓皆史之誤文桓帝初亦云四姓小侯及梁鄧小侯則仍指明帝時之四姓矣

朱穆可謂失言矣冀弑君之賊天下所共誅而拳拳以賢輔之事望之其不隨崔琦之後者幸也穆是時爲大將軍椽後又舉高第爲侍御史始終於冀而不去失去就之義矣

馬融爲梁冀作章奏誣害李固而卒爲冀所陷此天道也

司馬公謂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其說未盡寔生昏亂之世憤數世之失權疾强臣之僭亂故發

此論欲以刑罰齊之夫漢之法嚴矣梁孫宗族賓客及中官子弟倚法以削虐及天下不正其本而但云嚴刑是使貪饕殘酷之吏愈得以自恣也晏子之對景公曰惟禮可以已之而宰我使民戰栗之說爲孔子所深斥如寔之論恐徒以增亂而未必其能矯枉矣

王敬小人貪立功名遂敗西域蓋欲以追定遠之蹟而不知適以自斃也故曰古法不可再用

耿況初封隃麋侯後封牟平侯少子霸襲爵隃麋侯而又有牟平侯舒按光武於諸功臣嗣子襲爵多有更封其弟者舒豈其例耶然國傳言霸襲況爵則霸當爲牟平侯矣舒別有戰功或更封未可知此范史疏畧不可考也

魯恭傳其耆舊大姓不蒙薦舉按通鑑作門下耆生盡生

誤作姓後人不解遂增舊大二字宜從通鑑改正

鮑昱傳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否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按封胡二字難解疑有誤凡制書皆璽封尚書重封惟赦贖令司徒郎露布州郡據注則當司徒露布上闕不字司隸下書當作司徒下書

張元傳輪氏注屬潁川郡故城在今洛州洛陽城南李膺傳綸氏注屬潁川郡故城今陽城縣也按前漢地理志潁川郡有綸氏無輪氏後漢郡國志潁川郡有輪氏無綸氏輪氏建初四年置則綸氏乃前漢縣名後漢併省後復置輪氏非綸氏也賢注前後相駁所云故城亦復互異宜考

劉平逢餓賊將烹之辭以請歸食母而後就烹及歸食母畢乃辭母還就賊此非人情平卽不爲己計獨不爲母計乎平死則母何以養尾生之信亦不必若是也通鑑不載此事蓋亦疑之矣

劉般傳吏下檢結多失其實檢結二字未詳其解檢如今檢查結如今結狀大概相近更俟考

章帝之廢太子決於倉猝而外臣無一言者蓋以竇后寵盛無敢忤意亦有光武故事不復以爲異也開國之主其貽謀可不愼哉光武之廢太子遲迴者數年廢後亦未有言者惟太子太傅張湛稱疾不起耳自韓歆以直諫死羣臣之氣奪矣彊如郅惲祗進調停之說求如來歷輩之廷爭不可得也

章帝之禁遏馬氏竇氏爲之也史云諸馬既得罪竇氏益貴盛似不得其情觀竇氏之所以陷宋氏梁氏者可概知矣司馬公咎章帝知憲之惡而不能去帝蓋牽於竇后之愛也以章帝之賢而有此失幾以覆國後之人主可不深戒哉竇后本以色進太子之廢宋梁四貴人之死皆由之竇憲於章帝之世其事史不詳書然鄭宏之奏則其權勢赫奕可知矣奪主田園特其一節耳史謂帝亦不被以重任此無譏之之言夫憲以宮掖之勢奚必重任而後能爲非乎且憲爲侍中虎賁中郎將其任亦不輕矣

武帝開河西四郡武威張掖酒泉燉煌昭帝始元六年又置金城故竇融傳云河西五郡光武時并金城屬隴西未幾復置安帝時徙金城於襄武則金城雖置而非河西故地矣故後亦止云四郡蓋不數金城也

鄧隲兄弟乞身行服太后因曹大家言許之下卽云服除

蓋此時遵文帝以日易月之制行服僅三十六日耳至元初三年始詔聽公卿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

陳忠以不得志於鄧氏之故至上疏陷成其惡小人之攸狠者也安帝時秕政多矣忠所上疏皆祟虛言無切要者獨論伯榮一章稍爲直切而於楊震之死周廣謝惲樊豐之橫默默而不一言也至於訊朱寵劾來歷則耿寶之類耳順帝時虞詡追奏忠等罪過詡非妄言也忠之爲人概可知矣

虞詡賢臣朝歌武都旣建功名其劾馮石劉熹奏程璜張防等皆有正直之風而爲孫程張賢所擁仗論薦按程等無專政之跡而周舉亦嘗請留之則非程璜張防等比也

虞詡劾中常侍張防坐徙邊後王龔欲奏誅中常侍張昉

疑昉卽防徙邊後復召還也宦者傳不載張防王龔傳亦不載欲誅張昉事無從參考通鑑王龔云云當出東觀記或袁宏漢紀也

李固伏尸號哭自是質帝尸也胡註謂伏地而號哭其狀如尸非是註蓋避伏帝尸爲非禮而不知其謬矣

梁后委任李固前飛章之譖后固執不聽龔言不能入也質帝之崩先策免固蓋以女弟之故故必立桓帝冀以此間之故其計得行婦人之見如此悲夫

張陵梁不疑所舉孝廉而劾奏冀冀之所以還怨於不疑也其轉不疑爲光祿勳由此而史不言又陵傳止載劾冀事他無所見計當冀張盛時而能劾奏之此必大有威望者生平亦必有所建竪其事不盡傳惜哉

陳禪爲鄧騭所辟騭誅廢禪以故吏免後又爲閻顯長史閻顯之誅禪遷司隷校尉豈顯之誅禪與有力乎不然何以不累於顯也范書不詳無從考矣顯之敗崔瑗亦以故吏被斥而長史不及且以遷官此必有故

通鑑孝文帝前三年四月城陽景王章薨綱目不書城陽王章卒此缺文也孝武帝元光五年書河間王德卒獻王以賢景王以功當得並書

史稱漢文帝專務以德化民然文帝於政刑未嘗稍弛也薄昭帝舅而以有罪迫令自殺淮南王親弟而以有罪廢徙蜀以死絳侯親握天子璽授之帝其就國也有人告其謀反即逮繫廷尉宋昌張武皆從代來親近之臣雖加爵賞而終身不得與政事此所以致太平之治而恩澤下及

於民也若如元成肅代之柔弱姑息適足以養奸惠惡而何足以為治乎

皇甫規疏乘常守安乘猶居也常平常也即守安之義胡註前後相乘以侵暴羌戎為常非是

楊震傳父寶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於家按哀帝之元年距建武之元年三十年寶教授時必在弱冠之後建武中已六七十矣故云老病也震之卒在安帝元光三年上距建武之元共一百有一年震年七十餘以年計似寶為震之祖非父也記以俟考

震傳聞之師言師指所從受業者非眾也胡註誤

孔融魯國男子自言為魯國丈夫不肯居此故曰明日當拂衣而去章懷註云若以非罪殺彪融則還為魯國男子

其解非也

楊震傳安帝殺河間趙騰張皓傳順帝時又有淸河趙騰上書順帝因騰言减死一等此兩趙騰非一人也

桓帝紀沛相荀翌翌當作昱考黨錮傳有荀昱無荀翌也

段熲擊東羌自請騎五千步萬人悉如所上則固有萬五千人矣經涉二年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而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此史氏之誤文也羌雖破敗而兩陳相對必有所殺傷不應百八十戰所殺虜以三萬計而軍士之亡僅及四百羌豈束手就誅不一格鬭乎或熲所上事自爲掩蔽後來史承而書之不深考也

黨錮傳范康賓武傳作苑康苑與范必有一誤

荀彧傳紹與操書甚倨註陳琳檄文非也此建安二年事

書詞不傳陳琳檄則在五年紹率大兵攻許時
李固傳爲飛章誣固者固所奏免之人希冀旨爲之也此
非馬融所作後二年冀誣固與劉文劉鮪共爲妖言及固
出獄又更據奏前事融爲作奏必是時事
范史荀彧傳與魏志畧同爲參校得失則陳范之相去遠
矣志所載彧策破陳宮呂布反定河北語皆質實詳明可
見曲折范史多所删節又文其詞而意則不盡矣其料袁
曹勝敗與策關中諸將亦皆關大計不知范史何故畧之
而載操增封表尤不可解其他小有異同處亦皆以志爲
勝是時政在曹氏天子虛位志言太祖錄彧前後功表封
彧萬歲亭侯又增封一千戶及表請彧勞軍因輒留彧以
侍中光祿大夫參丞相軍事皆紀其實表文皆虛語耳故

皆不載范氏不載前請封表而載增封又并載請留表云

帝從之以彧爲侍中云云尤爲無識

劉表遺袁譚袁尚書皆王粲作粲集不可考范史載遺譚

書文多缺誤三國志注載魏氏春秋刪本較勝當併從之

賢注載遺尚書則與三國志注同

帝紀順帝陽嘉四年初聽中官得以養子爲後襲爵按鄭

衆卒於安帝元初元年而養子閎已襲爵矣則不始於順

帝也其定著令則自此始耳

後漢八志皆司馬彪續漢書劉昭註范書因其十志皆缺

故取彪志以補之至章懷注范書則不注志是又後人補

入彪志劉注非章懷本也八志文多訛誤劉注亦不詳章

懷本無八志故志中治字民字皆不改

劉昭注范書采集同異蓋如裴松之三國志注非解本文也章懷之注則師古漢書注例與劉異矣不知何以缺志不注也豈以志乃彪書不以混范史乎

盆子傳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注盆子承其後故祠之此說非也盆子時尚未立烏得爲盆子而祠景王乎盆子景王之後乃因景王而立盆子非因盆子而祠景王傳中自分明不知章懷何以誤也齊人皆祠景王適有齊巫在軍中故令祠以求福耳非以盆子故也

北史及周書宣帝問鄭譯曰我腳杖痕誰所爲也對曰事由宇文孝伯王軌譯因言軌捋鬚事通鑑作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捋鬚事其語正同但以王軌爲烏丸軌軌賜姓烏丸而倒二人又下去譯字遂啟胡注之疑謂軌捋鬚

事乃宇文孝伯所言此誤甚也胡氏豈未考之北史及周書耶日知錄亦言註誤而不引北史周書以證亦不可解

晉書元帝紀宣帝深忌牛氏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牛氏非牛金也魏書云司馬叡晉將牛金子也蓋敵國傳聞之誤通鑑不載通小吏牛氏事楊用修謂通鑑誤以牛氏爲牛金何也

史記太初元年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大餘五小餘八按索隱註小餘三百四十八則朔虛之謂也大餘五則氣盈之謂也其云大餘五十四則以甲子言之每甲子六十日五六三百日一歲十二日凡三百五十四日故曰大餘五十四也小餘八者是又以三十二爲一日即四分之一也又按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蓋皆以朔虛言計一歲月與日十二會共三百五十四日三百

四十八此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除五甲子三百日大餘五十四日小餘三百四十八大餘五小餘八者蓋皆以氣盈言之計日行一度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周天除六甲子三百六十餘五日爲大餘五又四分之一以三十二爲日法四分之一得八爲小餘八前九百四十之日法不可以四分故更爲三十二之日法

東漢遺詣公車公車署名也如待詔金馬門之云耳續漢志曰公車司馬令一人六百石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漢書音義曰公車署名也公車所在故以名焉今誤用

安帝永初六年詔越巂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郡置萬歲苑犍爲置漢章苑按此五苑置之不知何故註亦無說

後漢志注載蔡邕表志曰孝明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義後嗣遵儉不復改立皆藏主其中聖明所制一

王之法也百執事之吏至於學士莫能知其所以兩廟之意誠宜具錄本事建武乙未元和丙寅詔書下宗廟儀及齋令宜入郊祀志永爲典式按司馬續志於建廟本事不詳而兩詔書亦俱不錄范史本紀又無之邕之所云遂湮沒莫考惜哉

范史明帝紀永平三年十月烝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章帝紀尊明帝廟曰顯宗四時禘祫於光武之堂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和帝紀尊章帝廟曰肅宗共進武德之舞考漢前志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則武德乃高祖樂舞名也宋志明帝初東平王蒼總定公卿之議曰宗廟宜各奏樂不應相襲所以明有功也承文始五行武德爲大武之舞又制舞歌一章

薦之光武之廟據此則光武樂舞名大武不與高祖武德同名矣沈約去范曄不遠不應所載頓異疑有訛誤司馬彪續漢志俱删不載最爲疏畧劉昭補注所載東觀書爲詳然文字轉寫舛謬不明今尋其意義爲改訂之列於左方備注其說考據前後當以沈約宋志爲的而范史所云武德之舞俱屬訛誤然亦未必范史之失蓋因范史無志而司馬彪志又不載樂舞之名後人習見前志高帝武德文始五行之舞遂疑大武爲誤改大武爲武德也章懷注未能辨明乃引前志爲說遂貽千載之惑余既攷正東觀書因附論於此以俟識者

補注東觀書曰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按功字誤此乃羣臣請定世祖廟樂舞之名而詞不具功字當爲衍文東平

王者議以爲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秦爲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肅修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元命苞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爲之文典按此二語難解凡緯書文多訛雜不可強通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其武功按引此條以明光武文德武功俱極其盛而樂舞專以大武名猶詩人稱文王之武功也樞機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各與虞韶禹夏湯

漢周武無異按各字下疑有闕文不宜以名舞按此句上當有脫文引此條者言光武雖中興與創業不異故當更制樂舞不宜襲武德之名此必公卿奏議有言不宜用武德舞者故引此以破之前奏議既刪削不完而此又有脫文是以幾不可解叶圖徵曰大樂必易詩傳曰頌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按宜字恐誤德字上又當有脫字故登歌清廟一章也

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按引此三條以明作舞歌一章之義恐以簡畧爲嫌也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眞修之舞節按書指漢書眞修二字誤當作依書文始五行武德昭德盛德之舞節漢書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所作文始舞者本舜招舞高祖更名文始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更名五行四時舞者孝文所作孝景采武德舞爲昭德以尊太宗廟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按四時舞文帝所作故不奏於高廟以下皆以文始四時五行言之至東漢止言文始五行而不及四時不知何故也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爲舞曲副八佾之數按八八六十四故云副八佾之數十月烝始御用其文始

五行之舞如故按缺四時舞說見前勿進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按世廟世祖廟也肅雍顯清俊乂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按舞名大武而歌專言文德此所謂舞以象功歌以詠德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進武德之舞如故按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也蒼時爲此官議曰勿進武德舞而詔曰驃騎將軍議可則後蒼議不進武德舞矣其下云進武德之舞如故兩語之乃自相違反其誤無疑也武德當作大武而如故二字當爲衍文或云進大武之舞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劉昭注所云進文始五行武德之舞但誤以大武爲武德按文當作進大武之舞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蓋後人因范史改大武爲武德而文始五行武德本相聯貫既改大武爲武德則文始五行之舞如故無所當矣又以高祖廟本用武德故刪文始五行之舞六字而以如故二字屬之武德此補注之所由誤而後人皆莫之察也

東觀書曰章帝初卽位賜東平憲王蒼書曰朕夙夜伏思念先帝躬履九德對於八政按對字疑誤勞謙克己終始之度

比放三宗誠有其美令迫遺詔誠按迫當作遵誠字衍文不起寢廟臣子悲結僉以爲雖於更衣猶宜有所宗號以克配功德宗廟至重朕幼無知寤寐憂懼先帝每有著述典義之事未嘗不延問王以定厥中願王悉明處乃敢安之公卿議駁今皆并送及有可以持危扶顛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我太尉熹等奏禮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於世祖廟如孝文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按孝文在高祖廟共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既云如孝文皇帝在高廟之禮則在其中矣不應重出此句也范書云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卽是此義若云顯宗於世祖廟亦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則世祖廟不奏武德也詳東平議則此武德當作盛德蓋有司之誤其云如孝文皇帝在高廟之禮以坐位陳列及饌獻等禮而言其云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則又別立樂舞名以爲顯宗之樂與大武異矣范史云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是專以武德之舞爲故事而非禮字之義矣據此則

以大武爲武德自范史已失之而未必後人之誤改也蒼上言昔者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於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者不當與世祖廟盛德之舞同名按武帝號世宗盛德之舞武帝樂名也祖當作宗詳此云盛德之樂無所施又云不當與世宗廟盛德之舞同名則前云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武當作盛曉然矣創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按武德當作大武謂如明帝自立廟則當別立樂舞之名不當襲用世宗盛德之舞名也如不改作舞樂創當同用光武大武之舞與孝文廟高廟同用武德之舞一也改世祖爲世宗武德爲大武則文義分明無煩贅說矣　又按長安諸帝各立廟故各有樂文高祖武德孝文昭德孝武盛德至諸帝不特制樂者皆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四時皆各祭三年一祫則毀廟主合食於廟主未嘗合自雒陽立高廟而孝文以下四主皆合祭焉故昭德盛德之舞無所施而止奏武德之舞蒼所云祫食於高廟者非禘祫之祫祫創合也今指光武時因昭德盛德兩舞皆廢故太尉熹等議顯宗廟樂號爲盛德蓋不考之過非以孝武當進盛德之舞而故同其名也

臣愚戇鄙陋廟堂之論誠非所當聞所宜言陛下體純德之妙奮至謙之意猥歸美於載列之臣故不敢隱蔽愚請按請當作情披露腹心誠知愚鄙之言不可以仰四門賓于之議按當作賓於四門伏惟陛下以盛德當成康之隆天下乂安刑錯之時也百姓盛歌元首之德股肱貞良庶事寧康臣欽仰盛化嘉羨盛德危顛之備非所宜稱上復報曰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藏主更衣不敢違詔祫食世祖廟樂皆如王議以正月十八日始祠仰見榱桷俯視几筵眇眇小子哀懼戰慄無所奉承愛而勞之所望於王也

建武二年鄧禹入長安遣府掾奉十一帝神主納於高廟此雒陽高廟也長安故高廟虛無主矣至十九年成哀平三主祠祭長安高廟是又自雒陽遷於長安也乃帝紀十

年修理長安高廟八月幸長安祠高廟十八年幸長安祠高廟續漢書十八年上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於高廟序昭穆是長安高廟又自別有神主故郎而祀成哀平焉然鄧禹所納之主又置之何所也建武以後諸帝幸長安者必祠高廟則高廟必皆有主而有司侍祠止及成哀平又何說也按元后傳孝元廟廢徹塗地王莽傳立國將軍建請罷漢氏諸廟在京師者莽又慼高祖神靈遣武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壁提擊斧壞戶牖桃湯赭鞭鞭灑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又壞孝武孝昭廟分葬子孫以是推之則漢諸廟皆已毀矣建又言高帝於新室爲賓配食明堂而元帝配食文母坐於牀下漢神主之存者止二帝耳高帝配食明堂或虛位亦未可知也鄧禹所奉十一主必更

始所立非漢西京之舊史家以更始故畧之故不載於本傳也

漢西京禘祫之制皆無明文惟張純傳言舊制三年一祫毁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案韋元成傳言高帝受命建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毁承後屬親盡者宜毁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毁後止毁太上孝惠廟太上廟主瘞於園孝惠皇帝主遷於太祖廟此元帝時也元帝崩匡衡又奏毁孝景廟史不言遷主於太祖廟以孝惠已見前故畧之耳後平帝時王莽奏毁悼考廟言其兩統貳父失禮之正則必不以主遷於太祖廟矣是西京毁廟主惟孝景孝惠元成雖有就太祖廟而序昭穆

之說然禘祫之禮卒無所見平帝元始五年祫祭明堂又不於太祖之廟其禮史不詳書張純及見西京舊事其言必有所據史文殘闕不可考矣又元始五年前漢以爲祫祭張純以爲禘祭注謂祫禘俱是大祭名可通也此恐不然祫禘字必有一誤

東京因張純之言禘祫遂定禘祫皆合毀廟存廟之主其禮同特禘以四月祫以十月爲異耳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然考之志紀西京十一帝祫禘於高祖廟而世祖廟諸帝不合也世祖廟自行禘祫然與四時之祭不異蓋自光武以下無毀廟與西京異矣至獻帝西遷長安始合兩廟而合之按是時故高廟猶存必祧於故高廟也故蔡邕之議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高祖太宗世宗及近帝四光武明帝章帝靈帝凡七帝而禘祫之制

則以時日之卒未之及也是漢儒所云祫禘之禮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兩漢之世俱未之一行矣漢舊儀言宗廟三歲一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諸隳廟神皆合食此非實事後人妄言之耳攷之前漢書俱無所據

續漢志言初平中董卓蔡邕議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爲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改之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按袁山松書載邕議元帝於光武爲考廟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省去則仍祀元帝而孝和以下但去其宗而未嘗毀也但於省去之下即云五年而再殷祫食於太祖則又似毀孝和以下矣續志言一祖高之也二宗太宗世宗也是不祀元帝非邕本議孝和以下之毀或出卓之私意而未必邕之所定也省去以下即接以五年云云文意不屬疑有缺文至近帝四不知所指通考以光武明帝章帝靈帝當之蓋自孝和以下皆已毀章帝靈帝之所出故上接光武明章而稱近帝凡此皆與古禮不合是必卓私意爲之邕自不免阿比之失而逼考謂人主於大宗私親陰有厚薄邕亦習聞時指陰有諸附則不當其非矣

章帝七年八月歆酎高廟禘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詔曰前修禘祭以盡孝敬朕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思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按此又似光武孝明俱合祭於高廟矣然其文不詳前有司奏四時禘祫於光武之堂語卻分明

前漢郊祀志因封禪書之舊不紀宗廟僅見於禮樂志及韋元成傳故其制莫詳後漢續志雖紀祭祀宗廟而疏畧特甚如雒陽兩廟禘祫皆不合食及還長安合兩廟爲一此禮制變更之大者而皆不之及則其缺遺多矣

漢儒所云祫禘之禮惟光武時爲合張純謂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並列是四親廟亦皆自別所合食於高祖矣然十一帝皆祠於高廟者非禮之舊而自十

九年以後四親廟雖罷而成哀平則皆祀於故高廟殷祭之時亦不合食也

光武賛系隆我漢范蔚宗宋人而稱我漢甚無謂也

和帝永元九年六月詔今年秋稼爲蝗蟲所傷皆勿收租更芻稾若有所損失以實除之餘當收租者亦半入案四年詔秋稼爲旱蝗所傷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芻稾有不滿者以實除之十三年詔天下半入今年田租芻稾有宜以實除者如故事此兩詔田租芻稾皆連言之不應此詔別出芻稾疑更字誤更與田字相近田誤作更又倒一字其若有所損失以實除之之當在半入之下謂當收租者若有所損失亦除之也一說有所損失卽前四年詔有不滿者易其語耳其自什四以上勿收租當同史畧之耳又按

十四年復象林更賦田租芻稾二歲則更字非誤然前後詔書皆云田租芻稾則更字誤也不得以象林爲例

伊吾盧地名或單言伊吾盧又或作盧未知孰是當詳考之

安帝永初三年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按官府吏三字註無解疑官府吏乃統上三者謂爲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之吏也桓帝延熹四年占賣關內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據此則實賣關內侯以下而官府吏三字乃衍文耳范史安帝紀云計舍授官若官府吏與緹騎營士不得云授官也

百官志光祿大夫中散大夫太中大夫諫議大夫比四大

夫不知何以云五大夫也

續漢志太初歷斗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晉志殷歷以四分爲一斗分三統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此卽四分之一微強晉志不言太初而續漢志言斗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與三統同乾象以五百八十九分之一百四十五四分之一少二分之半景初以一千八百四十三分之四百五十五四分之一少五分五甲子元歷以二千四百五十一分之六百五十四分之一八分弱

前書景帝中六年更名太祝爲祠祀大祝屬奉常後志有祠祀令一人後轉屬少府按少府祠祀令乃宦者非太常太祀之職也後漢旣置太祝卽祠祀之職特其名復舊不當云轉屬少府又後志云中興策省前凡十官劉昭注云十官者太宰均官都水雍太祝五時各一尉也按太宰太祝皆

置此指雍太宰太祝如淳曰五畤在雍故特置太宰以下諸官顏師古從之又文穎曰雍主熟食官蓋以雍同饔也顏不從按文穎說以雍太宰太祝爲三官屬諸廟寢園與如淳不同後志蓋從文穎說而語未詳然與十官之數不合注以雍爲一官從文穎說以強合其數耳又太卜太醫皆省太卜以并太史故不在十官之數太醫卻不見所并何以不及也按大史有醫一人而太注不言併入太史少府別有太醫非此之轉屬也

前志表太僕屬官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車府輅輸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橐泉騊駼承華五監長丞後志舊有六廄皆六百石令注引大廄未央家馬二令及車府輅輸騎馬駿馬四令而改三作二以就六廄之數實則七也案前表水衡屬官有技巧六廄令丞顏注引漢舊儀云六廄未央承華騊駼騎馬輅輸大廄也當

據此爲六㕔然於十二㕔之中獨取此六名又不可解

讀書記疑卷之六終